



边看边聊

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,阅读是提升自己的渠道,而写作则是一个人展示精神世界的特殊方式。作为一个为孩子写作的作家,我的主要写作方向是儿童诗、童话和散文,也撰写过理论方面的儿童文学史和很多图画书。我创作的作品挺多,如果不算图画书的话,像《快乐小猪波波飞》,大概有五六六十本,那么其他的书加起来应该有八九十册。

自己最满意的作品,我觉得至今还没有写出来。比较满意的就是《鱼灯》,这本书是柳袁照老师写的导读,他的导读写得非常有水平,准确和形象,很好地解析了我若千的作品,无论是诗歌、散文,还是童话作品,他都有非常精准的评价:比如他说我的作品中洋溢着正气,与智慧,善良与浪漫,各种年纪的少年人、中年人、老年人在不经意间得到启迪,在淳朴的境界中,被感染、被感化。虽然至今还没有见过他,但是我非常感谢他对我这些作品的评价。

### 印象

梅森

遥想那些年,笑声荡漾,裙裾飘飘的少女们总爱折上三两莼菹,装点镜台,幽香四溢。只待,一阵轻风拂过,椒房里梦魇尽起……窗外,晕染了银光的荷塘,水墨一样的芙蓉错落而绮丽。一如往常,你,又一次优雅地枯寂了,连同枝和叶,连同这暮秋的气息。夜合涵香色,霜茎还曲直。浮岚绕洛莲,酥雨斜斜织。

夏莲

所有的一切,都缘于那一次出走,只因为心怀对美好世界的访猎。紧随着古老的溪水,一叶暮春的扁舟,出烟霞,沐竹风,伴虹雨,静谧而迅捷。就这样,流浪日久的心儿,竟然误入了广袤的、层层叠叠的接天莲叶。真的是步步生莲,款款生香,有多少惊叹融化在阳光里,又有多少羞涩掩映在了飞起的红晕里,许与天地相悦。她,不染且净,不争却立,不俗而傲,她不就是人们一生追寻的偶像吗?不就是区区此生的最后题跋?

那便约一枝老莲,恭敬置于案首,日夜披阅。亭享逸芳冽,卓然无可褒。孤禅默赏之,不止仰风节。

在长江的上游,在重庆的西部,有个地方,名叫大足,有着大丰大足美好的含义。5万多尊从初唐到两宋时期的石刻,在这块被长江水孕育的土地上,像一朵朵的莲花,在大足的南山、北山,石篆山、石门山和宝顶山的山崖上绽放出来。

去过龙门,走过云冈,这一次,我来到了大足,直奔始建于南宋时期、被誉为大足石刻巅峰之作的宝顶山。雨后,烟霭朦胧,绿树葱茏。走过瑞相桥,就到了宝顶山。面前的石像拔地而起,又似从天而降。蜀道难,又是天高皇帝远,因此这方蜀地的石刻与云岗、龙门那些端庄宏伟的石窟不同,宝顶山的石窟,绵延在数百米的山崖上,就像打开的一本连环画,属于那个时代蜀地的民俗风貌,浓郁的市井气息,扑面而来。

### 旅游

关于我童年最喜欢的一本书是什么,我可以告诉朋友们,我最喜欢的一本书是《吹牛大王历险记》,又叫《敏豪森伯爵奇遇记》。这实际上是一本德国的民间童话集,有传奇经历的吹牛大王的故事,讲述他各种各样有意思的人生经历,充满想象力和幽默感。我为什么喜欢呢?我觉得在那个时候满足了我一个小孩子对想象力的一种渴求,想象力像马一样可以无休止地奔向天边,而《吹牛大王历险记》正是一匹驰骋我幻想里的特殊的马。举个例子,比如吹牛大王去打猎,看见有一头鹿,他突然发现没有子弹了,嘴里正好吃着樱桃,吃完之后就把核拿出来当作子弹装进了霰弹枪里,瞄准这头鹿开了一枪,鹿没有被打死逃跑了,一年之后,他又来到这片森林里再打鹿,突然发现有一头鹿头上长着一棵樱桃树,结满了甜蜜的樱桃,于是他说:“我不但猎到了鹿,吃到鹿肉,还吃到美味的樱桃。”这种想象力不是很独特、很好玩?现在这本书我估计同年龄的小孩子也会很喜欢。

那么学生写作文的时候最大的苦恼是什么呢?我觉得当时我写作文的苦恼应该是词汇比较少吧,但是苦恼其实不多,我写作文挺快的。然而最苦恼的是有一次二年级的时候,老师让我们写诗,我们所有同学都写不出诗来,也不懂诗,然后老师吓唬我们说:“如果你们写不出一首诗,就不能回家吃晚饭。”大家就绞尽脑汁写一种特殊的叫“诗”的很古怪的作文,给我留下一种童年恐怖的记忆,尽管我后来成为一个儿童诗人,甚至两次出任《诗刊》的主编。而且我现在发现好多小学校里诗歌教育特别广泛,孩子们写的诗也特别特别好,具有童心童趣,所以我很羡慕在拥有诗歌创作自由的这个年代和这个年龄段的孩子,更感谢用诗、用诗歌的韵律、创作规律辅导孩子们的老师们。

关于阅读的锦囊,建议是有好的句子抄一下,因为古人说:“诗有佳句照眼明。”当你阅读的时候,肯定有觉得非常好的句子,自己怎么写不出来,那不妨用小本子把它摘录一下,聚沙成塔,集腋成裘,这种好的句子积攒多了,好比打仗的子弹多了,不至于什么东西都没有,写不出来。还有我看书的时候,如果有一个好的篇章,我会下意识地把它折一页,或者拿个书签夹起来,到一定的时候,常读、常翻、常新,这是我个人的一种阅读习惯。

至于写作有什么高招,我觉得其实也没高招,就是“三勤”。哪“三勤”呢?勤动笔、勤读书,还有勤观察,观察你周围的人、事,以及植物、动物,这样有了“三勤”,你肯定就会有写作的一种特殊的动力。我在《鱼灯》这本书里曾经有

这样一句寄语,这是印在书上的我的话:“从小培养文化味蕾,长大方能文化自信,在阅读中提升自己,为未来储备诗情。”那么,提升自己写作的关键能力是什么?其实要说一个字就是“爱”,要说两个字就是“热爱”,热爱生活,热爱自然,热爱周围的一切,尤其是你身边的人,你的亲人、朋友、同学,广而言之是你的家乡、你的祖国,就像冰心说过:“有了爱就有了一切。”拥有这种情感的读者和作者,你肯定会有一种无尽的写作资源。

手指微弹,表情沉醉,彼此应和着,协奏出一首袅袅的仙乐,又像是人间的音律。表演的舞台,百姓观看的场景,冰冷的石头仿佛活过来一样,让我们聆听到早已消失在历史长河中的宋代妙音。

那个时代的人们,已经有了市井的娱乐生活,在巴蜀地区,川杂剧开始盛行,给了他们极大的快乐和享受。而大足的工匠们,又把这份快乐,这种美好,记录在石刻上。那种以父母、子女为纽带的家庭伦理观念,直到今天,依然是中国社会延续的基石,守候着人世间的平凡生活。漫步在宝顶山,被这片山崖的造像深深打动了。浓厚的世俗信仰,纯朴的生活气息。跨越了光阴,与现代文明互为照鉴。

中午烈日高挂。我对刚练好剑回到家的儿子笑眯眯地说:“今天想吃什么?”“冰激凌?”小朋友眨着眼睛。“问你中午吃什么!勿是问你冷饮。”我没好气地说。他狡黠地转了转眼睛,又说:“勿晓得。”我沉默了一分钟,呼吸着闷热的空气,摸了他一下头说:“还是刨冰吧。”

哎?小朋友顿时激动了,一路兴高采烈。也说不清原因,我这人给他买冰激凌从来不积极,但是买刨冰就有种发自内心的快乐。如果一定要说,可能是因为我从小爱吃的就是刨冰,不是冰激凌吧?

印象里我小时候的夏天没有现在那么热。那时候三十多摄氏度的天就算是很热了。家里没有空调,就一个电扇吹吹。虽然也是汗流浹背,但不像现在没有空调就会死。

我有一个理论,就是现在这么热,是因为空调太多了,房间

里、汽车里……哪里都有空调,把热气排到街道上,街道上自然就飙升了。虽然听着是那么回事,但是科学家从来不这么解释。所以也就是自己的想法,更不会因为这种胡思乱想就关了自家的空调。

说到夏天的乐趣,我小时候没有什么哈根达斯,上世纪80年代我们消暑主要靠冰棍、西瓜、冷饮、冰霜。可能现在的孩子不知道冷饮是什么。其实我也不搞不清楚,那东西外面不卖,是很多工厂里提供给工友的,有点现在柠檬水的味道,不过是香精兑出来的。我妈妈常从单位带冷饮回来,有时候也带冰霜。

时间久远,冰霜到底是什么味道我也记不清了,好像是有好几种味道的。不过我个人最爱的冷饮,还是赤豆刨冰。对的,小时候消暑,奶奶会烧赤豆汤和绿豆汤。但这两样

东酉烧出来的口感时好时坏,一直没给我留下什么好印象。反而是饭店里用大玻璃杯装的赤豆刨冰,是我童年时心心念念的心头好。可惜的是这东西家里没法做,毕竟没有制冰机嘛。不过大家可别小看老百姓的智慧,家里虽然没有制冰机,但我们可以买到两件法宝,一件是赤豆棒冰,另一件是汽水。一杯冰镇汽水里头放上一根棒冰,又或者半块光明牌冰砖。那就是人生至乐了。长大以后,我自己当家作主,还试着拿啤酒来泡棒冰,结果味道不怎么好。所以只有汽水冰砖是王道吧。

刨冰和西瓜,是夏天的两大美味。现在把西瓜买回家后,会在冰箱里冰着,拿出来吃的时候,还要等它不是特别冰才能吃。我们小时候啊,不这么吃的。在我家附近有一口井,那时

候买了个西瓜会先浸泡在井水里。让它温度“阴”下来后,切半个西瓜挖着吃,就是人生至乐。不过小时候家条件没那么好,往往是一个西瓜几个人分,只能切片,是不可能给你半个瓜吃独食的。

“依要绿豆额,还是赤豆额。”我指着柜台边的刨冰牌子问。娃说:“水蜜桃?菠萝?”我皱眉说:“那些都是邪道!绿豆赤豆刨冰才是王道!”“哦……那就赤豆的吧。”他说。

我说:“好,那就给你妈带一杯绿豆,你一杯赤豆。我一杯菠萝。”“菠萝?你不是说菠萝不是正宗的!”小鬼头抗议说。我笑了笑,尝鲜的精神总归要有的嘛……这个夏天没有刨冰是不完美的。

“冰激凌?”小朋友眨着眼睛。“问你中午吃什么!勿是问你冷饮。”我没好气地说。他狡黠地转了转眼睛,又说:“勿晓得。”我沉默了一分钟,呼吸着闷热的空气,摸了他一下头说:“还是刨冰吧。”

哎?小朋友顿时激动了,一路兴高采烈。也说不清原因,我这人给他买冰激凌从来不积极,但是买刨冰就有种发自内心的快乐。如果一定要说,可能是因为我从小爱吃的就是刨冰,不是冰激凌吧?

印象里我小时候的夏天没有现在那么热。那时候三十多摄氏度的天就算是很热了。家里没有空调,就一个电扇吹吹。虽然也是汗流浹背,但不像现在没有空调就会死。

我有一个理论,就是现在这么热,是因为空调太多了,房间

里、汽车里……哪里都有空调,把热气排到街道上,街道上自然就飙升了。虽然听着是那么回事,但是科学家从来不这么解释。所以也就是自己的想法,更不会因为这种胡思乱想就关了自家的空调。

说到夏天的乐趣,我小时候没有什么哈根达斯,上世纪80年代我们消暑主要靠冰棍、西瓜、冷饮、冰霜。可能现在的孩子不知道冷饮是什么。其实我也不搞不清楚,那东西外面不卖,是很多工厂里提供给工友的,有点现在柠檬水的味道,不过是香精兑出来的。我妈妈常从单位带冷饮回来,有时候也带冰霜。

时间久远,冰霜到底是什么味道我也记不清了,好像是有好几种味道的。不过我个人最爱的冷饮,还是赤豆刨冰。对的,小时候消暑,奶奶会烧赤豆汤和绿豆汤。但这两样

东酉烧出来的口感时好时坏,一直没给我留下什么好印象。反而是饭店里用大玻璃杯装的赤豆刨冰,是我童年时心心念念的心头好。可惜的是这东西家里没法做,毕竟没有制冰机嘛。不过大家可别小看老百姓的智慧,家里虽然没有制冰机,但我们可以买到两件法宝,一件是赤豆棒冰,另一件是汽水。一杯冰镇汽水里头放上一根棒冰,又或者半块光明牌冰砖。那就是人生至乐了。长大以后,我自己当家作主,还试着拿啤酒来泡棒冰,结果味道不怎么好。所以只有汽水冰砖是王道吧。

刨冰和西瓜,是夏天的两大美味。现在把西瓜买回家后,会在冰箱里冰着,拿出来吃的时候,还要等它不是特别冰才能吃。我们小时候啊,不这么吃的。在我家附近有一口井,那时

候买了个西瓜会先浸泡在井水里。让它温度“阴”下来后,切半个西瓜挖着吃,就是人生至乐。不过小时候家条件没那么好,往往是一个西瓜几个人分,只能切片,是不可能给你半个瓜吃独食的。

“依要绿豆额,还是赤豆额。”我指着柜台边的刨冰牌子问。娃说:“水蜜桃?菠萝?”我皱眉说:“那些都是邪道!绿豆赤豆刨冰才是王道!”“哦……那就赤豆的吧。”他说。

我说:“好,那就给你妈带一杯绿豆,你一杯赤豆。我一杯菠萝。”“菠萝?你不是说菠萝不是正宗的!”小鬼头抗议说。我笑了笑,尝鲜的精神总归要有的嘛……这个夏天没有刨冰是不完美的。

力文先生与画家极熟,他画了许多光怪陆离的陶瓶,让诸位名家去添枝展叶,如陈佩秋之芝兰,我则信疑参半。

一日,他说要去给画家唐云先生送一坛老酒,顺便让老先生为陶瓶添点色彩。我跟着去了。

老先生斜斜地透视力文,摸着糙糙的酒坛满心欢喜,说,你这个小鬼不从我这里弄点东西去是不罢休的。力文毫不畏惧地铺平他的陶瓶,说,没有你添墨,我这不是一堆烂泥吗?唐先生嘻嘻笑着,在调色的盘里蘸了蘸,向陶瓶口灵动地拉了几根线条,团了点褐色,点了几点。我一看是残荷,有点味道,但不及八大的高古。力文已经很满意了。我心想,力文也小气,拿了没有商标的土酒来糊弄老先生,老先生是个老好人也没有当他的面把酒丢出去。

出门,力文潇洒地说,老先生好酒,他什么酒没有喝过?他就喜欢名师酿的好酒,无所谓品牌,这酒埋在鉴湖十几年了!

我应着,回想力文取画,唐先生挡了一下说,好像缺了什么,随之展笔在荷秆上画了一只蟋蟀,振着翅,似金声玉音,极精灵的,那是老酒的力量啊。力文说,老先生高兴了就有好东西;尤其是唐先生的边款有趣:力文老弟小酒易余芙蓉空手得余秋蟹大利矣。嘿!力文又得意地笑了。其实,我没有告诉力文我和唐先生有点曲里拐弯的认识。

我见到的唐先生一幅《百合》是挂在我二楼邻居薛家的墙上,那是薛家二公子寿羊结婚时唐先生送的,喜庆的浅粉裱成圆的图案,那是百合团圆里最幸福的祝福,唐先生极娴熟老练的,不知画过多少幅了。那时候,我很少有文化艺术感,只是感觉送一条羊毛毯也比一张纸实惠。唐先生之所以送一幅百合花给薛家,缘之于和薛家是亲家。寿羊的妹妹是嫁给了唐先生的儿子逸贤。

过了一年的秋天,力文约我去许四海壶艺馆,见那匾竟是楠木棺材的朽木雕的。我大惑不解,力文说,材,财也!后听到金虫叫,颇奇,他从胸口的袋里摸出一个盒子给我看,说唐先生也喜欢的,四海和唐先生壶玩得很好,唐先生在泥坯上画,四海刻和烧,还有大彬壶的趣事。我则又讲了老宅薛家的事。

过了几天,力文给了我一卷《心经》,是用敦厚的金衣体写的。后来,我几次开车路过老宅想去看看,想把《心经》压在三楼斜屋顶的瓦下,却终于没有去。

唐云先生与画家极熟,他画了许多光怪陆离的陶瓶,让诸位名家去添枝展叶,如陈佩秋之芝兰,我则信疑参半。

一日,他说要去给画家唐云先生送一坛老酒,顺便让老先生为陶瓶添点色彩。我跟着去了。

老先生斜斜地透视力文,摸着糙糙的酒坛满心欢喜,说,你这个小鬼不从我这里弄点东西去是不罢休的。力文毫不畏惧地铺平他的陶瓶,说,没有你添墨,我这不是一堆烂泥吗?唐先生嘻嘻笑着,在调色的盘里蘸了蘸,向陶瓶口灵动地拉了几根线条,团了点褐色,点了几点。我一看是残荷,有点味道,但不及八大的高古。力文已经很满意了。我心想,力文也小气,拿了没有商标的土酒来糊弄老先生,老先生是个老好人也没有当他的面把酒丢出去。

出门,力文潇洒地说,老先生好酒,他什么酒没有喝过?他就喜欢名师酿的好酒,无所谓品牌,这酒埋在鉴湖十几年了!

力文先生与画家极熟,他画了许多光怪陆离的陶瓶,让诸位名家去添枝展叶,如陈佩秋之芝兰,我则信疑参半。

一日,他说要去给画家唐云先生送一坛老酒,顺便让老先生为陶瓶添点色彩。我跟着去了。

老先生斜斜地透视力文,摸着糙糙的酒坛满心欢喜,说,你这个小鬼不从我这里弄点东西去是不罢休的。力文毫不畏惧地铺平他的陶瓶,说,没有你添墨,我这不是一堆烂泥吗?唐先生嘻嘻笑着,在调色的盘里蘸了蘸,向陶瓶口灵动地拉了几根线条,团了点褐色,点了几点。我一看是残荷,有点味道,但不及八大的高古。力文已经很满意了。我心想,力文也小气,拿了没有商标的土酒来糊弄老先生,老先生是个老好人也没有当他的面把酒丢出去。

出门,力文潇洒地说,老先生好酒,他什么酒没有喝过?他就喜欢名师酿的好酒,无所谓品牌,这酒埋在鉴湖十几年了!

我应着,回想力文取画,唐先生挡了一下说,好像缺了什么,随之展笔在荷秆上画了一只蟋蟀,振着翅,似金声玉音,极精灵的,那是老酒的力量啊。力文说,老先生高兴了就有好东西;尤其是唐先生的边款有趣:力文老弟小酒易余芙蓉空手得余秋蟹大利矣。嘿!力文又得意地笑了。其实,我没有告诉力文我和唐先生有点曲里拐弯的认识。

我见到的唐先生一幅《百合》是挂在我二楼邻居薛家的墙上,那是薛家二公子寿羊结婚时唐先生送的,喜庆的浅粉裱成圆的图案,那是百合团圆里最幸福的祝福,唐先生极娴熟老练的,不知画过多少幅了。那时候,我很少有文化艺术感,只是感觉送一条羊毛毯也比一张纸实惠。唐先生之所以送一幅百合花给薛家,缘之于和薛家是亲家。寿羊的妹妹是嫁给了唐先生的儿子逸贤。

过了一年的秋天,力文约我去许四海壶艺馆,见那匾竟是楠木棺材的朽木雕的。我大惑不解,力文说,材,财也!后听到金虫叫,颇奇,他从胸口的袋里摸出一个盒子给我看,说唐先生也喜欢的,四海和唐先生壶玩得很好,唐先生在泥坯上画,四海刻和烧,还有大彬壶的趣事。我则又讲了老宅薛家的事。

过了几天,力文给了我一卷《心经》,是用敦厚的金衣体写的。后来,我几次开车路过老宅想去看看,想把《心经》压在三楼斜屋顶的瓦下,却终于没有去。

唐云先生与画家极熟,他画了许多光怪陆离的陶瓶,让诸位名家去添枝展叶,如陈佩秋之芝兰,我则信疑参半。

一日,他说要去给画家唐云先生送一坛老酒,顺便让老先生为陶瓶添点色彩。我跟着去了。

老先生斜斜地透视力文,摸着糙糙的酒坛满心欢喜,说,你这个小鬼不从我这里弄点东西去是不罢休的。力文毫不畏惧地铺平他的陶瓶,说,没有你添墨,我这不是一堆烂泥吗?唐先生嘻嘻笑着,在调色的盘里蘸了蘸,向陶瓶口灵动地拉了几根线条,团了点褐色,点了几点。我一看是残荷,有点味道,但不及八大的高古。力文已经很满意了。我心想,力文也小气,拿了没有商标的土酒来糊弄老先生,老先生是个老好人也没有当他的面把酒丢出去。

出门,力文潇洒地说,老先生好酒,他什么酒没有喝过?他就喜欢名师酿的好酒,无所谓品牌,这酒埋在鉴湖十几年了!



荷风清韵 (中国画) 陈少峰



力文先生与画家极熟,他画了许多光怪陆离的陶瓶,让诸位名家去添枝展叶,如陈佩秋之芝兰,我则信疑参半。

一日,他说要去给画家唐云先生送一坛老酒,顺便让老先生为陶瓶添点色彩。我跟着去了。

老先生斜斜地透视力文,摸着糙糙的酒坛满心欢喜,说,你这个小鬼不从我这里弄点东西去是不罢休的。力文毫不畏惧地铺平他的陶瓶,说,没有你添墨,我这不是一堆烂泥吗?唐先生嘻嘻笑着,在调色的盘里蘸了蘸,向陶瓶口灵动地拉了几根线条,团了点褐色,点了几点。我一看是残荷,有点味道,但不及八大的高古。力文已经很满意了。我心想,力文也小气,拿了没有商标的土酒来糊弄老先生,老先生是个老好人也没有当他的面把酒丢出去。

出门,力文潇洒地说,老先生好酒,他什么酒没有喝过?他就喜欢名师酿的好酒,无所谓品牌,这酒埋在鉴湖十几年了!

我应着,回想力文取画,唐先生挡了一下说,好像缺了什么,随之展笔在荷秆上画了一只蟋蟀,振着翅,似金声玉音,极精灵的,那是老酒的力量啊。力文说,老先生高兴了就有好东西;尤其是唐先生的边款有趣:力文老弟小酒易余芙蓉空手得余秋蟹大利矣。嘿!力文又得意地笑了。其实,我没有告诉力文我和唐先生有点曲里拐弯的认识。

我见到的唐先生一幅《百合》是挂在我二楼邻居薛家的墙上,那是薛家二公子寿羊结婚时唐先生送的,喜庆的浅粉裱成圆的图案,那是百合团圆里最幸福的祝福,唐先生极娴熟老练的,不知画过多少幅了。那时候,我很少有文化艺术感,只是感觉送一条羊毛毯也比一张纸实惠。唐先生之所以送一幅百合花给薛家,缘之于和薛家是亲家。寿羊的妹妹是嫁给了唐先生的儿子逸贤。

过了一年的秋天,力文约我去许四海壶艺馆,见那匾竟是楠木棺材的朽木雕的。我大惑不解,力文说,材,财也!后听到金虫叫,颇奇,他从胸口的袋里摸出一个盒子给我看,说唐先生也喜欢的,四海和唐先生壶玩得很好,唐先生在泥坯上画,四海刻和烧,还有大彬壶的趣事。我则又讲了老宅薛家的事。



扫一扫,关注“夜光杯”

### 草族

赵首先

车前草,鸭跖草,云母草,灯芯草,地肤草,马兰草,狗尾草,含羞草,牛筋草,尿床草,夏枯草,井边草,五行草,节节草,马鞭草,小蓬草,莲子草,蛇盘草,雀舌草,无名草……诗人说,野火烧不尽,春风吹又生。农夫说,烧了也是草,生了还是草。